

李

詩

選

註

李詩選註卷之十三

溫州樂清蕩南朱諫選註

姪守行校刊

越中秋懷

越水遶碧山周迴數千里乃是天鏡中分
明盡相似一本首四

句云踏海思仲連遙山慕康樂攀雲窮千峯
美水步萬壑下同

愛此泛冥搜永懷臨湍遊一為滄浪客十見紅蕖秋觀濤壯天
險望海令人愁路遐迫西照歲晚悲東流何必探禹穴逝將歸
蓬丘不然五湖上亦可乘扁舟

賦也越即今之會稽天鏡水色也紅蕖荷花也天險禹穴蓬
丘五湖俱見前○越中秋懷言越水遶乎碧山周遭而迴轉
者有數千里之遙分明天鏡之相似也吾甚愛此將欲窮搜

而永遊焉自從為客此地而見荷花之開者已十度矣又往廣陵而觀濤於曲江見海水汪洋而知天險之可畏未免令人目駭而心愁也况歸路既遙而歲亦暮矣我非一方之士也何必拘々於此而專探於禹穴乎漸將歸於蓬萊之丘以從仙遊如其不然五湖之上亦可乘扁舟而長往也非仙則隱有何不可乎

效古二首

朝入天苑中謁帝蓬萊宮青山映輦道碧樹遙烟空謬題金闕籍得與銀臺通待詔奉明主抽毫順清風

賦也天苑天子之苑也蓬萊宮唐之內朝也杜子云蓬萊宮闕對南山輦道輦路也籍以竹為之書其爵名於上以進內朝即今朝廷門籍之類也唐制銀臺司掌奏章今通政司也

李白為待詔供奉翰林故每朝題籍而通進也金闈天子之門也清風謂天子也○此白效古之作自敘出處之意言朝廷入乎天苑之中謁帝於蓬萊之宮青山映乎輦道而碧樹搖於烟空通籍金闈以達銀臺而得見乎天子待詔供奉以近休光染翰抽毫以順清風忝以文辭之麗仰承聖明之眷顧也

歸時落日晚蹀蹀浮雲驄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入門紫駕騫金井雙梧桐清歌絃古曲美酒沽新豐快意且為樂列筵坐

羣公

蹀蹀馬行狼紫駕騫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築園注流水養紫駕騫群公諸朝貴也○言每早入朝至晚而歸馬足蹀蹀有若浮雲人馬飛馳自爾豪雄豈有意夸耀於人哉

朝罷回家入于門內又見紫鴛鴦之戲乎園池梧桐之蔭乎
金井清歌美酒以快一時之樂列筵而坐者皆朝中之貴客
也

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轉蓬早達勝晚遇羞比垂釣翁

承上而言我之遭遇如此一時顯榮固為幸矣然而歲月易
邁踪跡無常須及時而為樂早達者勝於晚邁者晚景無多
雖榮華富貴亦不得以久享也如太公垂釣八十而遇文王
縱有爵位亦已老矣我則異於是也當年富之時受天子之
寵取樂宴多非此翁之可比也

其二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蛾眉不可妬況乃効其顰所以尹婕
妤羞見邢夫人低頭不出氣塞默少精神寄語無鹽子如君何

足珍

比也婕妤夫人皆女官名史記武帝尹婕妤邢夫人同時幸
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帝許之令他夫人飾徒御數十人
來尹見之曰非邢夫人也帝曰何曰視其形貌不足當人主
詔邢衣故衣獨來尹望見曰是矣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無鹽齊之醜女也○上言承君之寵此言失寵之由以
才而見忌於人也夫士之有才猶女之有色也士以才而見
忌猶女以色而見忌也女之有秀色者自古有之越之西施
與楚東隣之子皆天下之殊艷也其蛾眉之秀麗者既不可
知矣瘁心而顰者又豈可以効乎効之恐失其真徒自增其
醜耳女之妍媸出於天就不可以人力而強為者所以尹婕
妤一見邢夫人即低頭自泣氣沮神喪自痛其不如不出一

語而心服也彼無鹽者婦人之極醜者也又安敢與西施邢夫人輩爭妍媸乎白蓋以西施邢夫人自比以無鹽比邊人也此必是明皇聽貴妃力士之說待白之薄白不自安特求還山之時也○按此二詩前之詞似乎誇後之詞涉乎忿蓋未知道之士得則驕失則悶驕則詞多誇悶則詞多忿白之所以為狂而放也若杜子者其志在於國家之喪亂故得亦憂失亦憂甘於貧賤而不自屈其所見所立固非白之可及也

擬古十二首

青天何厯々明星如白石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銀河無鵝橋非時將安達閨人理紈素遊子悲行役瓶冰知天寒霜露欺遠客似秋葉飛飄颻不言歸別後羅帶長愁寃去時衣乘月

託宵夢因之寄金徽

興也厯厯明星之象也在天為星在地為石黃姑即河鼓星也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紈素帛也淮南子見航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金徽州名唐隸振武軍在吐蕃界○白凝古作也此言征夫在外室家感時而思之也謂夫天上衆星之厯厯而牽牛與織女相去不遠但隔銀河咫尺之水而已然必以時而相見一年一度七月七日是其期也烏鵲填橋以渡河苟非其時將安適乎牽牛織女會必有時何獨愆夫未有歸期故室家理征衣以寄之也覩殺水之冰則知天下之寒霜露獨欺乎遠客禦寒之具所以可不早備也客程不定有似秋葉之飄颻室家相思為之而瘦損矣

然所理之純素因誰而寄之乎且征夫執役於金微之地戍
於苦寒之鄉道路遙遠而去人稀欲寄而不可得也不過乘
月託夢而寄之耳

其二

高樓入青天下有白玉堂明月看欲墮當窓縣清光遙夜一美
人羅衣沾秋霜含情弄柔瑟彈作陌上采蘋聲何激烈風捲逸
飛梁行人皆躊躇棲鳥去迴翔但寫妾意苦莫辭此曲傷顧逢
同心者飛作紫鴛鴦

比也言白玉堂者非天子則皆為白石之堂如漢文翁守蜀
郡為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之類也陌上采曲名邊梁見前
○言上有高樓接乎青天下有石堂皎如白玉當月落之時
清光懸於窓月之間美人夜坐而彈柔瑟聲音激烈隨風遠

梁行人為之躊躇樓鳥為之迴翔瑟之感物如此非徒為以
美也亦自寫心中之蘊結耳曲雖傷情亦所不辭惟願得以
同心之人以諧鴛鴦之好而已矣以前賢者旌道自重不妄
從人必俟人君致敬盡禮而後仕也如伊尹孔明之徒是已

其三

長繩難繫日自古共悲辛黃金高北斗不惜買陽春石火無留
光還如世中人即事已如夢後來我誰身提壺莫辭貧取酒會
四鄰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

賦也高北斗言其多也石火敲石出火言其速也我誰身著
言既死而身即亡矣後來豈復有我身之存乎恍惚渺茫不
真之狀○言白日易過自古所悲及時為樂雖云廣費亦不
足惜人生世間譬之石火之光不能以少留也人亦豈能以

長存哉即此而觀有如夢寐則将来者寧復有吾身乎亦隨物而盡化矣既如石火之不留又如夢寐之假合使非及時而爲樂亦徒然而已矣故不計有無買酒與比鄰而相歡共惜流光母吝小費可也且世人之所慕者仙人也神仙有無尚在恍惚之間未足深信推吾醉中之趣其真心康體裕至樂陶然固非渺茫恍惚者之可比也○按曰言醉中之真蓋真知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桓溫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其趣耳酒客知酒之真猶食者知五谷之真而嗜之不已也聖賢之於道也亦然推此則凡一藝之精而好之篤者皆此類也

其四

清都綠玉樹灼爍瑤臺春板花弄秀色遠贈天仙人香風飄紫

藥直到扶桑津取掇世上艷所貴心之珍相思傳一笑聊欲示
情親

賦也清都者天帝之所居也玉樹仙樹也淮南子曰崑崙之
墟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玉樹艷珍傳示皆指花言○言玉樹
生於清都之中而明媚乎瑤臺之春我將拔其花而弄其秀
色遠寄與天仙之人天仙在扶桑也則因香風而送至扶桑
之津然此花也極世上之美艷為吾心之所珍取掇遠贈以
所思者在乎伊人正欲藉此以傳一笑示吾相親之情耳○
按詩意思人而作也凡古詩之類此者不必求其人以實之
恐失之鑒

其五

今日風日好明日恐不如春風笑於人何乃愁自居吹簫舞彩

鳳酌醴餚神魚千金買一醉取樂不求餘達士遺天地東門有
三疏愚天同瓦石有才知卷舒無事坐悲苦塊然涸轔鮀
賦也神魚大魚也遺天地者言其超乎萬物之表也有才者
人之有才識者也無事猶言何事也二疏涸轔鮀俱見前○
此言春時宜乎飲酒為樂今日春風既云好矣趁此風日且
須飲燕以相歡而明日之陰晴未定恐又不能如今日之佳
也況東風笑人自處於愁苦之地不知好日誰逢而良時不
再得也宜乎及時為樂吹簫所餚費千金而買一醉亦無所
吝但欲取樂不求贏餘故通達之士遺天地外萬物而功名
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也斯人也伊誰似之惟漢之二疏輕師
傳之爵為歸田之計出餓于東門者似之也若愚夫而好惡
得失茫無所知有才之士則知乎卷舒於進退存亡有以識

其樂也彼愚人者何故自處於愁苦之地也乞哀有酒不知自樂塊然如涸轍之鲋仰首求活於人是則可悲者也

其六

運速天地閉胡風結飛霜百草死冬月六龍頽西荒太白出東方彗星揚精光鴛鴦非越鳥何為眷南翔惟昔鷹將大今為侯與王得水成蛟龍爭池奪鳳皇北斗不酌酒南箕空競揚

賦也運四時之序天運也閉者閉塞而不通陰氣凝而生物息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胡風胡地之風指安史之屬也六龍天子之御也荒服遠服也西荒蜀也太白金星主殺伐三星昴星也主除舊布新喻閼東兵興而殺氣盛有所掃蕩而更張也鷺鷥南翔喻王師當從此征不當從南行也鷹犬喻諸將之効力者後漢陳表曰臣累世展鷹犬之用苟勗為中書

令罷曰奪我鳳凰池詩小雅曰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言當時遭安史之亂國步促狹天地
閉而生物息矣胡寇桀驁中國凋弊天子蒙塵而西狩于蜀
勤王之師起自東方將欲掃除妖氛而光復舊業禦敵而北
征者為上策扈駕而西狩者失計譬之鴛鴦本非越鳥胡為
眷念於南翔耶爾諸將帥昔嘗效為鷹犬之勢亦有陷陣破
敵之功朝廷亦嘗賞激以高官大爵為侯為王是猶得水而
成蛟龍其受恩寵可謂至矣烏得又有不足之望欲奪鳳凰池
以窺相位則貪得之心終無饜極况以用者未必皆真材也
有如北斗之不可以挹酒漿南箕之不可以簸揚徒挹虛名
而無實用者乎又安得真才能為國家而授命者也

其七

世路今太行迴車竟何託萬族皆凋枯遂無少可乘曠野多白骨幽魂共銷鑿禁富當及時春華宜照灼人非昆山玉安得長璀錯身沒豈不朽榮名在麟閣

賦也太行之路有九折坂勢如羊腸能摧車萬族物類也少可不多也銷鑿盡也照灼明也璀璨白也璀璨潔白而有文也麟閣見前○此言當及時而早立功名太行之路羊腸九折極其險峻摧車絶馬人皆畏之世路皆似太行之險無地不然雖欲迴車避險以就安又將何所託乎且萬物凋殘已里蕭條寥無可樂之處野多白骨而戰鬪日興取富貴而求功名者不可不早圖也榮華須趁於少年時不我與恐無及矣夫物之至堅者玉也人則易壯而易衰質非昆山之玉安得潔白而光輝者長久而不變乎享榮華與富貴者身也身

漫即朽而富貴榮華亦餘物矣所不朽者名也苟有垂世之名如漢時麟閣之功臣身沒名存猶有不朽者也可不及時以自勉乎

其八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螢飛百草日月終銷
毀天地同枯槁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金丹寧誤俗昧者難
精討爾非千歲翁多恨去世早飲酒入玉壺藏身以為寶

賦而比也掃除也蟪蛄寒蟬也玉壺酒器也入玉壺者猶
言入醉鄉也舊說引費長房故事恐不然○言秋時月明客
愁易生我欲掃除月色以免客愁則月色不可掃而客愁之
多不可道也又况白露降而流螢飛秋景蕭條大為可悲且
天地日月終有盡期待以人之壽數不長皆先天地而沒不

及一見之耳是猶寒蟬啼於青松之上而蟪蛄先亡不得見
青松之老也金丹之術可以長生寧有誤人者耶但由人之
不明不能精求之耳既無長生之術又恨去世之早然則將
何以免之乎惟當多飲美酒藏身於王壺之中而委順於大
化可也何必屑屑自計而自愁乎

其九

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免空搗
藥扶乘已成薪白骨寢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漢息浮榮何
足珍

賦也逆旅物之暫聚者也莊子之悲夫世人直物之逆旅耳
更代也更嘆息言更代而嘆息也浮榮言其榮華之不久也
○言人生於天地之間一來一去不能久居如過客然死者

竈升于天鬼降于地如人之歸也天地者乃人之所暫寓如
逆旅之舍亦暫居也是則人物天地終有銷毀之時萬古俱
為塵矣豈不可悲也夫月中之兔空自搗藥自下扶桑亦已成
薪則天地日月未免有銷毀之期人之生者必死之為白骨
寂然無言辭之青松不復知有春矣而死者安得以復生乎
後人之嘆乎今人亦猶今人之嘆乎古人前後更相嘆息皆
如過客逆旅終不能以長存也夫天地萬物終於銷毀而同
為一塵凡功名富貴而浮榮者又何足珍乎

其十

仙人騎彩鳳昨下闕風岑海水三清浮挹涼一見尋遺我綠玉
杯兼之紫瓊琴極以傾美酒琴以閒素心二物非世有何論珠
與金琴彈松裏風杯勸天上月風月長相知世人何倏忽

賦也海水清淺者神仙傳麻姑云吾自接待以來見東海
寧為菜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日矣倏忽易也閬風拂面
俱見前○此白擬古之作遊仙之辭也言仙人騎鳳近自閬
風之頂而下自言三見海水之淺而訪我於甕源之隱居遺
我以綠玉之杯紫瓊之琴杯乃酌我以美酒琴乃清我之素
心此二物者俱非世間所有之物其價固無比也豈徒金珠
之貴而已乎琴則彈松裏之風杯則勸天上之月風月與我
而相知者使我長得酌美酒而閒素心海水清淺我當見之
世上之人何倏忽而易邁乎

其十一

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拔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期綠雲
裏欲贈隔遠大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

賦也重之疊而相隔也涼風秋時也秋時而荷衰也○言涉
秋江之水愛此荷花之鮮拔弄荷珠蕩漾不定不復圓矣美
人佳期杳隔綠雲欲以所愛荷花贈之柰何各天一方徒尔
相思無由相見使我悵望於涼風之前時邁荷衰雖欲拔贈
無可及矣或曰此詩當作比體如楚辭以美人目其君寓其
眷戀之情也

其十二

去々復去々辭君還憶君漢水既殊流楚山亦此分人生難稱
意豈得長為羣越燕喜海日燕鴻思翔雲別夕容華晚琅玕不
能飯日落知天昏夢長覺路遠望夫登高山化石竟不返
賦也越燕南燕也陶隱居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
黑者大者是胡燕琅玕美玉也漢水楚山望夫俱見前○此

亦託為婦人望夫之辭言其夫之在外山川阻隔不得相
獨相思而容顏易老雖寢食間亦為之而不寧也夫久不歸
而勞於夢寐登山望極遂化為山頭之石其情之切良可悲
也○按此詩大意與前篇畧同懷君之情戀々不忘大抵詩
乃楚辭之流白善於學騷情似屈原故其發於聲歌嗟嘆者
多相似也○按擬古者擬古詩也自漢以前則以孔子所刪
三百篇為古詩自漢以後則以蘇李為古詩文選所載古詩
十九首又不知出於何代何人所作音節声韵似乎蘇李而
文彩過之或以有上東門宛洛辭兼東都為後漢之作後漢
亦近古也昭明太子直以古詩名之而序於蘇李之上以其
體製之同也晉陸士衡陶淵明擬古之作效乎此也或用其
辭而發揮之或用其意而敷演之然時有古今而材質有厚

二十一
薄之不同言辭議論声嗟氣嘆者亦不同矣雖熒精竭力擬而効之終不能相若也晉不及漢唐不及晉李白一代文人也其擬古之作材氣雖充溢而情思態度則劣矣况後世乎是以知世運之益降風氣日漓而文章日凋薄矣

感興八首

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夢宵無心向楚君錦衾艳秋
明綺席空蘭芬茫昧竟誰測虛傳宋玉文

瑤姬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瑤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
曰天帝者猶曰天王也朝雲楚君宋玉事俱見前○此白感
興之作也此述襄王神女之事蓋譏之也言帝堯之女瑤姬
葬于巫山之陽精彩化為朝雲來入襄王之夢然豈有心以
相狎哉其曰願薦枕席者則抱錦衾於秋月之下綺席空有

蘭氣之香想像於形影之間其渺茫之迹既不可測高唐之賦亦虛傳也○按詩意非徒譏襄王而又譏宋玉之不能引君於道而以淫慝之行啓之也

其二

洛浦有宓妃飄颻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解珮欲西去含情詎相違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此所譏

賦也宓妃漢書音義云宓伏同羲氏之女溺洛水為神陳思王曹植嘗作洛神賦曰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乎若流風之迴霄又曰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贈之又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大雅之士君子也○此言宓妃之事其體貌輕盈潔白而動蕩如雪爭飛如雲拂月清光了然而可見也

將解珮以邀之歟含情留戀意若相向而不相背但見凌波
微步而羅裙動乎香塵綠水不沾其衣也恍惚而来杳然若
無髮鬟飄飄有無為像此陳王咏洛妃幸其神交而氣合也
彼神女者靈而不失其貞者也豈肯與之而同歸乎夫好色
者固傷其大雅之德徒為世人之所譏且彼宓妃之有無又
何足以深究乎

其三

裂素特作書將寄萬里懷眷、待遠信竟歲無人來征鴻務隨
陽又不為我棲委之在深篋蠹魚壞其題何如投水中流落他
人開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

賦也○按此詩用韻既無倫序詞意復爾淺狹非太白之作
也豈後人補其三闕而偽為之者歟不可得而考也

其四

芙蓉嬌綠波垂李誇白日偶蒙春風榮生此艷陽質豈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互相失詎知凌寒松千載長守一

也○按此詩與古風歌詩二十七首相似而首句不同且芙蓉非春花與下文意不相續當與古風為正大抵李白之詩未嘗終意先儒考訂編次故差誤相仍而無歸一之說也

其五

十五學神仙、遊未曾歇吹笙吹松風汎瑟窺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闕

賦也汎之舟也汎瑟者汎舟而鼓瑟也蓬闕蓬萊之闕也○此自言自少有志於仙遊者

其六

西國有美女結樓青雲端蛾眉艷曉月一笑傾城歡高節不可
奪媚心如凝丹常恐彩色晚不為人所觀安得配君子共乘雙
飛鸞

賦也傾城盡一城也炯明也凝丹赤也○此亦託為真女自
守之辭以見賢人君子雖有願仕之心不苟於從人也

其七

竭來荆山客雖為珉玉分良宝絕見棄虛持三獻君直木忌先
伐芬蘭衰自焚盈滿天所損沉冥道所群東海有碧水西山多
白雲魯連及夷齊可以躡清芬

比而賦也○按此與古風三十六首文意少有相同而多相
似豈當時傳寫之誤而編次之不審乎當以古風為正

其八

嘉穀隱豐草；深苗且稀農夫既不異孤蕙將安歸常恐委隴
隴忽與秋蓮飛焉得薦宗廟為君生光輝

賦也嘉穀之美者也不異者不以為異也或曰異作易治
也蓋子曰易其田疇薦宗廟以供粢稷也君者奉宗廟以主
祭者也○此白以嘉穀比君子言嘉穀隱於豐草之中草既
深矣而嘉穀之苗甚稀物無兩盛草茂而穀必衰矣農夫者
五穀所賴以生者也農夫既不以五穀之可貴而視之同於
豈草則孤蕙之秀者將安歸乎常恐委棄於畎畝之中忽與
秋蓮而同飄零矣安得玉粒之馨者供粢盛薦於宗廟格於
神明而為君生光輝乎

寓言三首

周公負斧屢成王何夔々武王昔不豫剪瓜投河渭賢聖遇說
厯不免人君疑天風拔天木禾黍咸傷夷管蔡扇蒼蠅公賦鶡
鶡詩金縢若不啓忠信誰明知

賦也斧扆狀如屏風畫斧於上取其斷也天子朝諸侯之位
夔々敬貌書曰夔々齋栗武王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周公
北面植璧秉珪告于太王々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既喪成
王幼即位周公相之負成王以朝諸侯管叔流言於國曰公
特不利於孺子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成王猶未知公之
意公不敢歸公乃作鶡鶡之詩以喻王秋大孰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大風拔木王啓金縢之書得周公代武王之說曰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反風禾則盡起蒼蠅
小雅刺謗之詩也忠信者周公之誠也○寓言者以已之意

寓於歌咏之詞也白被謗乃以周公之事而寓言之自聖賢尚遭謗慝惟天知之我今被謗而獲罪者不能自白亦將質諸於天而已矣蓋以周公自况以忠信自期而啓君之自悟也按周公剪爪事史無所考或雜出於小說之中自引用之耳

其二

搖裔雙彩鳳婉變三青禽往還瑤臺裡鳴舞玉山岑以歡秦娥意復得王母心區々精緻鳥銜木空哀吟

比也彩鳳青禽喻當時諸大臣也瑤臺玉山喻朝廷也秦娥王晏喻時君也精衛小鳥喻臣子也白之自謂也○白取喻之意言在朝諸大臣皆得雍容於廟堂之上以承天子休光而在已之區々者徒懷謇謇之忠後補主闕不獲見用其情

則可哀也

其三

長安春色歸先入青門道綠楊不自持清風欲傾倒海燕還秦
宮雙飛入簾櫳相思不相見託夢遼城東

此也長安帝都也青門長安東門也秦官長安帝官也遼城
長城起於遼東而盡於遼西唐之邊塞也○言長安春色先
入御門楊柳受其吹噓嬌舞之態婀娜柔蕩若不自持喻大
臣之近君者蒙恩被寵驕倨興眩自矜其榮幸若者不勝之
狀也海燕還於秦宮雙飛入於簾櫳思之而不得見託為夢
寐以華相逢而夢寐之遠又在遼城之東與秦宮相去則在
萬里之外雖有夢寐亦不得通矣喻近臣者出入禁闈與我
相隔地位遙遠雖欲見之尚不可得安能為我之先客乎○

按白寓言三章是被說遠山之時所作也謂之寓言者以周公之事與海燕精衛等物耳喻而寓其意也

秋夕旅懷

涼風度秋海吹我鄉思飛連山去無際流水何時歸目極浮雲色心斷明月揮芳草歇柔艷白露催寒衣夢長銀漢落覺罷天涯稀念悲想舊國泣下誰能憇

賦也鄉思者白猿長安也連山之連續而不斷者舊國長安故都也○此白客寓他方思長安而作言涼風度海攬動鄉思山長水遙而不得歸秋時景物傷情痛念舊京有懷耿耿為之掉淚而情不能已也豈當遭亂之後白乃流寓江南而不得歸之時乎

感遇四首

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可憐浮丘
公猗靡與情親舉首白日間分明謝時人二仙去已遠夢想空

殷勤

賦也子晉浮丘公皆仙人也猗靡情親貌二仙子晉與浮丘
公也○感遇者有所遇而感乎情也首章言子晉得道而能
長生浮丘公與我情親而能白日飛昇茲二仙者皆我願學
而與遊者也去已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使我形於夢寐之間
徒自殷勤終不可得而與親也按詩意白善者感於平生之
相知者或遇景遇物遇事而觸發懷愴悲思之意不能自己
乃形於聲歌白之相知者莫如吳筠賀知章其待詔金門供
奉翰林待之如綺皓者皆二人薦之之力也感遇之詩情有
所係非徒希遊仙等作而已豈真以子晉浮丘為夢想乎故

知其為吳筠賀知章也噫士遇知己死不能忘况有國士之風者耶

其二

可嘆東籬菊莖踈葉且稀雖言異蘭蕙亦自有芳菲未受盈觴酒徒沾清露輝當榮君不采飄落欲何依

比也東籬菊耶淵明之詩所謂采菊東籬也淵明九日坐菊邊無酒忽見白衣人來乃江州刺史王宏送酒也遂引杯對菊自酌○此以菊而取喻言可嘆哉東籬之菊也其莖既踈而葉又稀矣雖然不及蘭蕙之芬香亦自有芳菲之可愛也未泛盈觴之酒徒沾清露之輝當此榮茂之時不蒙見采則節過時晚菊亦衰矣終至飄落而已欲何依乎白蓋自喻達年富之時抱可用之才不蒙錄用蹉跎衰老不能有為將至

流落而無所成豈不可嘆也哉

其三

昔余聞嫦娥竊藥駐雲髮不自矯玉額方希鍊金骨飛去身莫
忘含笑坐明月紫宮跨城眉隨手會凋歇

賦也嫦娥本女名淮南子曰羿得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
服其妻嫦娥竊而食之得仙奔于月中紫宮天子之居也蛾
眉美女也隨手速也○言上古后羿之妻曾竊長生之藥以
駐如雲之髮非以冶容而自美也乃欲鍊其金骨蛻形羽化
遂奔于廣寒之宮笑坐於明月之內逍遙千古長得不死也
若夫天子之左右薦枕席以備使令者皆秀色也多以蛾眉
矜其冶容自誇其美之則美矣其如不能以永久乎誇不逾
時隨手而凋謝矣是則負天下之至美者惟不自美而能久

得以麗色而自恃也誇誕淫逸乃自速其亡耳此詩辭微而意不顯不直指其人而譏刺之蓋謂貴妃之事也如杜子麗人行之類此則尤為微而隱也

其四

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潔巫山賦綵雲郢路歌白雪舉國莫能和已人皆卷舌一感登徒言恩情遂中絕

賦也綵雲朝雲也襄王幸巫山之神女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為立廟號曰朝雲宋玉為作高唐之賦登徒子楚大夫嘗於楚王之前短宋玉為好色王遣自解曰有說則止無說則退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賦以自解○言宋玉之事襄王也立身本自高潔王遇巫山神女令作高唐之賦而賦多微辭是猶下里之人

歌白雪於郢都舉國中鮮有和者一皆為之卷舌不敢發声
與廢歌矣宋玉之才如此宜乎承王之寵不衰也夫何登徒
子毀短宋玉於王之前而有好色之譏願王勿與出入於後
宮謠言一興王心惑矣幾於無說而至於退待宋玉之恩情
不及往時遂至中道而疎絕矣君臣相信之難有如此也夫
以宋玉得君之深一言之間遂成疎薄况乃不如宋王者乎
○按登徒子短宋玉王召宋玉而問之玉作好色之賦以自
解而楚王稱善未有中絕之事而白謂之中絕者今亦無所
考矣

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

晨趨紫禁申夕待金門詔觀書散遺帙探古窮至妙片言苟會
心掩卷忽而笑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疎散人屢貽編

促誚

賦也紫禁天子所居金門天子之門也帙書衣也會心與心而相契也青蠅點玉喻說人也莊子云陽春白雪其調愈高其和彌寡誚責也○此白在翰林讀書言懷呈集錄諸學士也言翰林者近侍之地也晨則趨於紫禁之中夕則待乎金門之詔觀書討古得以窮其至妙之理趣苟有一言契於吾心者即掩卷發笑欣然若有所得也蓋徃古來今人心同然事迹相符者默相契也如詩之小雅而青蠅之刺說易相點汚由白雪之調高而和之者寡也惟其和寡是以致說我本稼散之人屢貽褊促之誚惟其疎散是以致誚調不同而和寡其致誚也何足恠哉○按白才高意廣而行疎故多獲罪於人如力士貴妃之徒皆不足於白者也說言共興白亦豈能

自安哉所以不久而求還山也

雲天屬清朗林壑憶遊耽或時清風來間倚闌一作簷下嘯嚴光桐廬溪謝客臨海嶠功成謝人問從此一投釣

雲天清明朝廷清明之時也桐廬嚴陵所隱之處臨海屬台州靈運有登臨海嶠之作○言方當朝廷清明之時正可以全身自保之際故雖在於翰林而心則在於林壑或遇清風之徐來間倚闌下而長嘯志有所懷而未得遂所以舒其忿懣之氣也夫嚴陵隱於桐江靈運登乎海嶠是皆能輕富貴薄功名逍遙以自適者也我亦待夫功成之日永棄人間之事垂釣江海飄然長往遂吾踈散之願而已矣又烏能久羈於金門紫禁自詔褊促之誚乎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々北窓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拘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窓下宿

賦也翛々聲之清也薄近也迴薄者轉而相薄也言竹聲之動乎吾心也衆妙萬物之妙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尋陽紫極宮感秋而作言秋聲起於何處而我得聞之乎乃在紫極之宮北窓之下起於竹間其竹翛然聲所出也迴薄於吾心之內而感觸於萬古之上然此心也攬之而不盈掬靜坐之中可以通乎衆物之妙浩然廣大自媚於幽獨不假於外求但見白雲起自南山悠然而來宿我簷下吾心之開且適者若與雲而相契也

懷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舉

唐生唐舉也戰國時人善相人燕入蔡澤遊于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昂鼻臣肩難顏蹙頰膝攣舌開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唐舉戲之曰富貴知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頭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已往四十三年澤喜曰使吾食肉四十三年而終足矣史記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俱出洗沐遊於卜肆謁季主以問休咎季主告之各如所驗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令事見前○宮中秋時有感乃自嘆其平生言我之出處也蹭蹬若此雖唐舉之善相我亦懶就之相矣雖季主之善卜我亦羞與之卜也我亦自知功名富貴若此而已矣又何必問之於相與卜乎我又自悟其既往之非往者又不得而復矣惟肆志於林泉舒情於蕭散逍遙自適

乃吾之志也且世道翻覆之不定我又安能隨時碌碌朝更夕改以取媚於人乎當如淵明之歸去秋日田家酒亦熟矣可以取醉而忘情也胡爲乎而不歸乎

江上秋懷

食霞卧舊壘散髮謝遠游山蟬彌枯乘始復知天秋胡鴈別海
裔越燕辭江樓颶颶風捲沙茫茫霧縈洲黃雲結暮色白水揚
寒流

賦而比也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食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蓋仙人道引之法服食之功也滿蟬鳴也齊邊也繁達也○此白江上秋懷言食霞而卧於舊壘之中散髮無拘不事遠遊山蟬號於枯乘乃知天時之秋矣斯時也胡鴈別於海邊越燕辭乎江樓鴈來燕去而秋深矣風

颯々而捲沙霧茫茫而遶洲黃雲結乎暝色白水揚其寒流
景物若此則秋之感懷者亦多矣

惻愴心自悲潺湲淚難收蘅蘭方蕭瑟長嘆令人愁

惻愴心傷也潺湲淚流貌蘅爾雅云似葵而香蘅蘭皆香草
也以比君子蕭瑟猶殘意○上言秋景之蕭條此則言其所
懷也秋而有懷悽愴自悲淚下潺湲莫之能已蘅蘭本香草
也今乃蕭瑟而凋瘁矣令人長嘆而生多愁辭之君子本可
用也今乃流落不遇安能不自傷乎是則其所懷者非獨為
秋而然亦悲其時邁而不遇耳豈白還山之後南遊江上秋
日有懷而作此歟

秋夕書懷一作秋日南遊書懷

北風吹海雁南渡落冥冥感此蕭湘客淒其流浪情海懷結滄

洲霞想遊赤城始探蓬壺事旋覽天地

三

賦也南渡鴈南飛也流浪流動而不滯也瀟湘滄洲赤城蓬壺俱見前○秋夕書懷言北風吹送海上之雁南渡江湖其聲落於瀟湘之浦我方客遊此地而感流浪之情海懷結於滄洲霞想遊於赤城夫懷結於滄洲之海而想遊於赤城之霞皆仙境也自瀟湘而往於彼中可以從仙人遊矣若能至此境則舉世之物皆不足以累吾心雖天地之大亦不見其大蓋吾無所管似覺吾身為重雖天地反為輕矣此情之流浪而無所帶者也

澹然吟高秋閒卧瞻太清蘿月掩空幕松霜結前楹滅見息群動獵微窮至精蚕花有源水可以保吾生

澹然無欲也太清天也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為天故天曰太

清滅見者滅其所見不作聰明而無為也微妙至精即老子所謂玄莊子所謂情皆言道也龜源見前○承上言情之流浪輕視萬物澹然無求吟咏於高秋之時卧瞻於蒼々之表蘿月掩於吾之空幕松霜結於吾之前楹隱居之中皆清寂之地默吾之聰明則外物自不擾矣猶涉乎玄微則可以窮至道之精矣是皆玄々之理長生之術惟能棄功名絕利欲者可以得之吾特入於桃花之源遊於不塵之地庶幾得玄玄之妙以保吾之長生也

避地司空原言懷

南風昔不競蒙聖恩經綸劉琨與祖逖起舞雞鳴晨雖有匡濟心終為樂禍人

賦也南風謂南國也左傳晉人聞有楚師之曠曰不害吾驟

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夕死声楚必無功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蹠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俱有英氣每語世事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晉書史臣曰劉琨弱齡木無異操實八儕巧之徒與祖逖散谷周貧聞雞起舞思中原之燎火韋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此白辟地司空原言懷也蓋遭祿山之亂轉客宿松之時以晉之五胡而言祿山之事曰南風者北為胡而南為華不競則華夏亂矣晉室中微五胡雲擾豪聖之人乃思經濟之策劉琨祖逖亦一時之豪也聞雞起舞志在匡君而濟時然雖有此心也未免為樂禍之人蓋幸亂而就功名者也豈誠心於匡濟而汲汲除暴救民者哉○按祖逖劉琨事

皆有勤王靖難之志不幸琨先死而逖亦不能成大功史臣枉筆而過議之非良史也劉琨迹雖未著而心事有可白者不容以槩昧也祖逖已有明効達于隣夷使石勒知畏而不敢犯為史者乃獨不知朝廷之有人誠瞽史也大抵晉史多謬三長不妄識見尤卑故不能辨賢愚辨邪正而混為一途陳壽且不識諸葛亮况其次者乎白雖能文史林恐非其所能因仍固陋不妄深誚若杜子之見必有過於此者矣故曰論人物言治亂李不如杜蓋有史才者矣

義則異於是潛光皖水濱卜築司空原北將天柱鄰雪齊萬里月雲開九江春

是此也指劉琨祖逖而言也皖水寰宇記在懷寧縣西北武德九年析置皖縣今安慶是也司空原在皖水傍天柱山在

瀟縣今潛山是也九江今江州在安慶下○言劉琨祖逖雖有匡濟之志終為樂禍之人我則異於是矣時不可為則潛光晦迹於皖水之濱隱于司空之原北鄰於天柱之山雪晴則見萬里之月雲開則見九江之春擇地而隱不妄從人遇亂則退以守吾常而已矣豈有華釁樂禍之心垂時竊取功名如劉琨祖逖之所為乎

俟乎秦階平然後託微身傾家事金鼎年貌可長新所願得此道雖然保清真弄景奔日馭板星戲河津一隨王喬去長年玉

天賓

託身者隱也金鼎煉丹之器也丹有內外之名而鼎器亦有內外之殊此道即金丹之術也弄景板星羽化之仙也玉天者猶曰玉帝也王者貴之之辭太階清真日馭河津王喬俱

見前○此承上言我雖避地以潛光然猶未得長生之道也
意欲俟乎太階既平之時天下清明之際然後託身於仙隱
竭力於金丹領家貰以修藥物使年貌之長春保清真於不
朽飄然羽化弄日景扳星河隨王喬以飛昇遊於清都長作
玉天之賓也壽將與天而齊領矣夫遇亂則欲全身以免禍
治則欲修真以長生視功名與富貴俱為外物吾之所懷者
如此而已矣○按白所言之懷皆其素志卑劉琨祖逖以為
不足為是大言也設以白處其地烏能為劉琨祖逖之事乎
徒以丹砂破千金之產終亦無所成就進退可謂失所據矣
故劉琨之事非白之狂者所能辨也其文辭之清麗俊逸者
則又不可以是而槩論去

荊州賦平臨洞庭言懷

修蛇橫洞庭吞象臨江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歲晏天嶧嶧時危人枯槁

比也修蛇長蛇也岳州巴陵郡有象湖巴蛇吞象暴骨於此因以名湖寰宇記羿殺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淮南子曰斬修蛇於洞庭禹謨曰七旬有苗格孔安國傳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拈槁窮困之狀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荊州賦平臨洞庭言儻而作也言巴蛇橫於洞庭吞象而臨於江島羿殺巴蛇積骨成山名曰巴陵言雖涉於荒唐非吾所自撰也乃聞於楚之遺老自古有此言矣后羿既迭害又日興三苗之國窮矣三湘之地窄矣天若嶧嶧無所容吾身者人皆枯槁若無血氣而生者矣是寇盜之慘同於修蛇安得如后羿者為吾民而除斯害乎蓋司牧之不得人民罹

塗炭之苦而不能聊生也

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懷抱郢路方丘墟章華亦傾倒風悲猿嘯
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

思歸者欲歸於長安也去國者被放而竄逐也郢楚都也赤
沙湖在洞庭西東城即鄂州也在洞庭之東故曰東城○言
寃盜之禍傷殘王地擾害時民如此我則思歸而不得去國
而傷悲客遊於楚途路多艱以郢都之富庶今成丘墟矣章
華之高麗亦已傾倒矣風悲猿嘯木落鴻飛日隱於赤砂之
湖月明於東城之草景物蕭條而人烟稀少舊日閭閻今為
戰場賊勢之熾甚為可憂也

閔河望已絕氛霧行當拂長吟天可聞吾將詰蒼昊

閔河指中原都會之地而言也望絕者隔絕而音問之不通

也氣霧妖氣也○言荆湖之寂寥若此道路梗塞中國號
令不通於四方我於閔河之望已絕矣所望者王師之征討
也即當掃除妖氛以清華夏不知何時而有此舉乎吾雖有
懷莫能自達吾將長吟以扣天闕天如我聽歟我將詰問致
盜之由天胡弗顧我之元々使其罹此荼毒也耶蓋不得於
人而祈於天冀天有以掃除之也譏或俟乎人力則人謀不
濟固無靖難之期矣觀此則當時君臣之玩寇殃民因可知
矣

覽鏡書懷

得道無古今失道還衰者自笑鏡中人白髮如霜草捫心空嘆
息閒影何枯槁垂李竟何言終成南山皓

賦也道者長生之術也無古今者不老也莊子雲南郭羹問

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吾能外物而外生外者言內無所存也已外生矣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失道者失此道也皓老人髮白者也南山皓即商山之四皓也○白覽鏡而書懷言得長生之道者則容顏無古今之異可以長不老矣若失此道則血氣易衰精神易耗老日至矣吾方對鏡以自照却笑鏡中之髮白如霜草乃捫心而嘆息顧影而自問曰尔之形容何至枯槁若是耶豈以不得長生之道致然也默若垂李竟無所言終為商山之老皓然白首而已矣此白雖自嘆而實自負也白之豪放雖老不衰於此可見

田園言懷

貢誼三年謫班超萬里使何如幸白犢飲水對清流

賦也漢賈誼文帝時在朝不久出為長沙王太傅班超初為書生相者曰虎頭燕領飛而食肉此萬里侯之相也後平西域封定遠侯食邑千戶牽犢飲水隱者事也○此白田園言懷也言以賈誼之才立朝三年遂見斥謫出為長沙王太傅班超以書生之微立功邊域而封侯萬里雖皆承君之寵然未免奪於榮辱羈於憂患不得自遂其天然之真者也何似隱居之人牽犢飲水對清流以自適者乎逍遙物表樂其天真斯無憂矣

江南春懷

青春樂河時黃鳥鳴不歇天涯失鄉路江外老華髮心飛秦塞雲影滯楚闕月身世殊爛熳田園久荒沒歲晏何所從長歌謝金闕

賦也秦塞長安之地白之故鄉也趙閩江南之地白之所寓也白寓江南而春日懷鄉邊夜耶赦回流浪江南旅食荆湖間思歸而未得之時也

聽蜀僧濬彈琴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水流餘響入霜鍾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賦也綠綺琴名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曰志在流水霜鍾者山海經云豐山之鍾霜降即鳴○言蜀僧抱琴自峨眉峯而來為我一彈如聽萬壑之松声也所彈之操有流水焉洋洋盈耳可以洗我之客心蕩滌其煩慮矣又有餘響散入霜鍾感霜降之氣而耶鳴也霜鍾之声亦因以清吾之聽不覺坐久而碧山之已暮也秋雲之暗乎碧山者又不知其有幾重之

深矣琴声感人而景物淒慘使吾聽者何如而為情乎○按此聽琴之詩可入清商之調使善音者奏之於樂章而被之於徵絃之內則當與白雪陽春同一律矣

求崔山人百丈厓瀑布圖

百丈素厓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但見瀑布落如滾雲外來聞一鶯真圖島嶼備繁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苔幽纏儻相傳必向天台

賦也中猶當也潔衆求也石黛石青也本草曾青生蜀中山谷及越舊陶隱君云與空青同澤潤也纖封也○此白求百丈厓瀑布圖於崔山人言素厓丹壁之高峻上有龍潭瀑布飛流而直下此百丈厓瀑布之景也崔山人能以丹青繪寫此圖而得其真島嶼又極其繁迴以石黛而刷其幽草則草

有生意之榮以青而澤其古苔則苔無枯槁之色厓瀑之圖精妙如此是斯真山真水可以奪造化之工矣若以此圖而相贈歟我即得夫山水之真矣又何必往於天台之地見天台之山水然後為真者耶○按此圖景致絕與雁山相似山有高厓上有龍潭溪水會于潭中飛流直下數百丈是為瀑布常竹風雷声布水下匯為深淵島嶼廻環苔草蒼碧色皆滋潤與李白之詩句：相合假彼詠此尤為親切乃知天地間妙景或由於天造或出於人為不期同而自同者亦理之所必有者耳不足多怪但云百丈者比於雁山似稍劣

云

題隨州紫陽先生壁

神農好長生風俗久已成復聞紫陽客早署丹臺名

賦也世傳神農生於隨州荊州記云隨地有厲鄉村有厲
山下有穴是神農所出也穴口方一步容數十人石上有
神農廟厲鄉西有塹兩重塹西有見地謂神農宅中有九井
汲一井則八井皆動紫陽先生修道於隨有琅玕樓丹臺著
仙臺也神仙傳司馬承禎名在丹臺○此白題隨州紫陽先
生之鋒也謂隨州之地古產神農性好長生習以成俗今已
久矣神農既往今有紫陽先生者復修其道早署丹臺之名
知長生之訣是亦神農之流也

喘息養妙氣步虛吟真聲道與古仙合心將元化并
妙氣元氣也喘息養氣即吐納之法也步虛吟者道家所唱備
言縹緲輕舉之美真聲者謂無塵俗之雜也元化者一元造
化之氣即妙氣也○承上言紫陽先生繼神農而得仙是必

卷十三
有其道矣蓋由身心之清淨服氣步虛道合古仙而心同元化也

樓疑出蓬海鶴似飛玉京松雪窓外曉池流階下明

樓即紫陽所建琅霞樓也白嘗於廩州紫陽琅霞樓送禪子元演序云禪子元演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食霞之孤樓煉吸景之精氣至京天帝之所居也○上言其身心之事矣此則言其所居之地謂紫陽先生有琅霞之樓出於蓬瀛之上有昇天之鶴飛於玉京之中窗外有松雪階下有池水所居清絕又如此也

忽耽笙歌頗失軒冕情終願惠金液提携凌太清笙歌軒冕富貴事也金液丹也太清天也○上言紫陽之事

備矣此則自言願從之遊也謂我耽樂於笙歌失情於軒冕
擗於富貴去長生之術亦遠矣所願於紫陽者惠我以金液
之丹授我以不死之藥携我飛昇絕塵寰以凌太清也

題元丹丘山居

故人棲東山自愛丘壑美青春卧空林白日猶不起松風清襟
袖石潭洗心耳羨君無紛囂一作喧高枕碧霞裏

賦也○按丹丘初居華山又居嵩山白俱有詩以贈之此云
題其山居者不知為何地也詩言東山丘壑而有石潭松林
則其地之佳致亦可見矣豈即後篇所謂穎陽之山居者也
題元丹丘穎陽山居并序

丹丘家于穎陽新卜別業其地北倚馬嶺連峯嵩丘南
瞻鹿臺極目汝海雲岩映齋有佳致焉白從之遊故有

此作

仙遊渡穎水訪隱同元君忽遺蒼生望獨與洪崖群卜地初晦
迹興言且成文却顧北山斷前瞻南嶺分遙通汝海月不隔嵩
丘雲

賦也同者言與之無所異也興言成文猶云出言成章也蓋
丹丘必有穎陽之作今無所考矣汝海汝水也今在汝州嵩
丘嵩山也○元丹丘新卜穎陽山居白從之遊而作是詩言
仙遊而渡乎穎水訪隱而同乎元君者元君者其才可以濟
蒼生今乃遺世而遠遁與仙人而為友卜隱居之地以自晦
其迹發辭吟咏裴然成文其所卜之居後連馬嶺之北前瞻
南嶺之鹿臺遠見汝海之月近連嵩丘之雲四圍山水之秀
誠為隱居之最勝者矣

之子合逸趣而我欽清芬舉迹倚松石談笑迷朝曛益頤狎青鳥拂衣棲江瀆

舉迹舉足也瀆水際也青鳥見前○承上言其所卜之居如此甚得隱逸之興故我仰其清芬而相訪以相親也倚松石而談笑乃不知早晚之期然此特為一方之會而已非吾與子遨遊四方之志也更願隨王母之使作仙瀛之遊相期徘徊而棲于江瀆入于滄海求蓬萊方丈之真仙而從之也又豈止於潁陽之一方而已乎

題瓜州新河錢族尉舍人貲

齊公鑿新河萬古流不絕豐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賦也新河古未有而今始鑿者也在揚子江北岸與鎮江北固山相對唐時齊公所鑿以達于江○白送舍人尉貲於瓜

州新河因即其地作詩餞別言齊公於瓜州鑿此新河萬古
享其利而豐功偉績在生民者常不絕與天地同其悠久
也

兩橋對雙閣芳樹有行列愛此如甘棠誰云敢扳折

召南甘棠詩云毅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茲蓋召伯循行
南國時嘗止其下也○此承上言所鑿新河之上有橋之傍
有閭芳樹夾道多有行列人愛此樹者如愛召伯之甘棠相
戒以勿剪勿伐也何忍以扳折之乎

美閑倚北固天險自茲設海水落斗門潮平見沙汭

閔者衝要之處設閔征稅以機察也凡州之閔南北之衝江
河之利也故曰美閑斗門者河水入江之處設為斗門以時
蓄洩也汭涯也天險見前○言瓜州為南北往來交會之地

美閼倚此以為固大險自此而設立非徒有商稅之利而實為固國之基也斗門啓閉湖海相通外水為海而海水落於斗門之下內水為湖平而見沙汭之闊矣此新河之地利形勝然也

我行送季父弭棹徒流悅楊花滿江來疑是龍山雪惜此花下興愴與山陽別瞻望清路塵歸來空寐滅

季父村也弭棹停棹也山陽縣名今在淮安去瓜州西北二百餘里而水路相連清路塵者必先清路此指輦轂之下而言乃天子之所在七哀詩云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寐滅即寂寥也○言我送季父至此新河倚棹流觀而心意喜悅但見楊花滿江而來有如龍山之雪春日花開餞別於此可惜此興不得從容愴然望山陽而相別矣吾叔此夫歸于輦

轂之下以近天子之休光使我瞻望清路徒懸京師之想欲
會而不可得矣歸來閉關淒然寄寓獨處於新河沙汭之間
而已也○按清路塵惟天子出行有司清路蓋治道去塵使
之清潔以待車駕宰相初拜則築沙堤以抵其家而已清路
塵惟天子得以用之也杜子云腸斷驪山清路塵意亦相似
而此云清路塵者或謂望舍人之行塵也恐行塵不敢稱為
清路詩意雖相承而事義則甚別故以前說為正

勞勞亭

天下傷心處勞之送客亭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

賦也勞之亭輿地志在秣陵即望遠樓又名勞之樓宋改為
臨滄觀行人分別之處○此詠金陵之勞之亭也言送別傷
心在何處乎在乎勞之亭也凡送別者多於亭邊折柳相

贈春風知其離別之苦也故春來不遣柳條之青預恐行人之傷心也○按此詩當是春初時在金陵送別而作不知其為誰也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此亭蓋齊朝南苑又是陸機故宅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樹色老一作秀舊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墮平原

賦也王子即王處士也好鵝愛竹皆王姓故事也苑南朝之苑也陸平原晉陸機也成都王穎表為平原太守相傳水亭是齊朝南苑後為陸平原居宅○此題金陵王處士水亭也言王子者有如王衍喜於談玄而賢豪之士多在其門又如義之之好鵝而尋乎道士如子猷之愛竹而嘯乎名園亭乃齊朝之舊苑而池光動乎華軒也地即陸機之故宅仰見明

月而遙憶往時之主人也是則水亭之美興來遠矣

掃地青玉簾為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何時復來此再得洗金尊

言水亭之中主人延客為之設簾而開導及至醉罷而歸日已晚矣但聞花枝宿鳥之相喧也今日之遊固云樂矣未知何時再來此地得以洗吾胸中之煩囂乎

題江夏修靜寺即李北海舊宅

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留香草琴堂幕素塵平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

賦也北海者李邕也白與邕為刎姪白嘗自称為小阮邕為北海太守天寶中為吉溫所陷詔就郡杖殺之代宗時贈秘書監舊宅在江夏後為修靜寺庭寺之庭也殿寺之殿也王

樹嘉樹也幽人閑人而來遊者也書帶草鄭康成居山中教授
山下草如薤葉堅韌異常時人名為書帶草琴堂彈琴之堂
也在李翰門下之士也○此白題江夏脩靜寺言我家北海
太守之舊宅昔當貴盛之時固為閑閑之華地矣今者門戶
衰而世事去子孫不能自保已作江邊之寺也舊時所植之
嘉樹不存於空庭之中舊時賓客今亦無有存者但見來往
之幽人坐於高礎之上樹非舊樹人非舊人也草留書帶草
存而書亡矣塵慕琴堂存而琴亡矣且平生所種之薤李
今皆寂寞不成春矣門下之士又豈有一人之可倚者哉夫
壯海生前之名馳於海內而身死不久已不能保其所居之
宅是知富貴無常而感衰不一良可嘆也

改九子山為九華山聯句序

青陽縣南有九子山高數千丈上有九峯如蓮花按圖徵名無所依據太史公南遊畧而不書事絕古老之口復闕名賢之紀雖靈仙往復而賦詠罕聞予乃削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時訪道江淮憩于夏侯廻之堂開簷岸幘坐眺松雪因與二三子聯句傳之將來

妙有分二氣靈山開九華李白層標遏遲日半壁明朝霞高霽積雪耀陰壑飛流散陽厓韋權輿一作瓘青螢玉樹色繆之羽人

家李白

賦也妙有者生之之理至妙者也二氣陰陽也層標山之重疊而高舉者也欲動也青熒光也玉樹見前○按此詩首二句已盡其大體矣後六句狀其景致物色之美也古人聯句如此各自為對以足其意而已今人乃對句屬之他人者時

俗之拘也。至於名公亦相蹈襲。蓋其一時之未審歟。

題宛溪館

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一作久照心益明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白沙留月色。綠竹謝秋声。却笑嚴端上干今。獨擅名賦也憐愛也。宛溪新安嚴端俱見前。○此詩淺淡易曉。但用二謝字義相似而不避者。自之逸思而不拘也。豈其一時信筆而未加以檢點歟。大率至晚唐方入細密。而過於一字之工拙。乃有所諱忌耳。

題東溪公幽居

杜陵賢人清且廉。東溪卜築歲將淹。宅近青山同謝眺。門垂碧柳似陶潛。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客至但知留一二。醉盤中。祇看水精鹽。精一作晶

賦也杜陵賢人謂東溪公也其人或李姓或居杜陵必仕而後隱署也青山在當塗南三十里謝眺墓室於山南遺址猶存杜工部太白與崔詰語至中夜賜詰縹醪酒十斛水精成鹽一兩曰味卿言若此鹽酒○按此乃李白之律詩也一氣渾成不事雕琢其態度語句清麗唐之諸詩人竭力為者反不能過晚唐纖細又安能望其後塵乎

觀胡人吹笛

胡人吹墨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故亭愁聞出塞曲淚滿逐臣纓却望長安道空懷戀主情

賦也秦声秦地之声也漢揚惲書曰家本秦地誠為秦声李斯上書云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声也敬亭在宣州本吳地出塞胡曲也律書樂圖云張騫傳其法

於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有少
塞入塞出關入闕折楊柳黃鸝龍頭水等十四曲長安秦地
唐所都也○言胡人吹笛半是秦声十月之曉吳山散亭而
梅花落夫以外國之入而為中國之樂以壯鄙之音作於江
南之地十月無梅花而笛中有落梅之曲也曲吹出塞而聞
者皆愁蓋以虜難未消京師陷沒我雖逐臣而垂涕沾纓回
望長安亂猶未已胡人遍地而天子蒙塵我亦徒懷戀主之
情竟不得有所伸也今聞胡人之笛感傷之意當何如乎

春夜洛城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
起故園情

賦也折楊柳曲名漢李延年二十八解有折楊柳一曲故園

白之舊居在長安也○此白在於洛城之時聞笛而思鄉也
言誰吹笛声滿洛城笛有折柳之曲乃送別之辭也我之辭
家亦已久矣夜聞此曲攬動鄉思誰無故園之情乎○按此
詩本夜聞笛而用暗飛字面貼體親切而有巧思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王子停鳳
管師襄掩瑤琴餘韵度江去天涯安可尋

賦也倜儻不羈猶不滯也英美也鍾山在金陵鳳管簫也師
襄魯樂官名孔子嘗從之學琴安可尋言其餘韵之流遠也
龍吟見前○白在金陵聽韓侍御吹笛言韓公吹笛溜亮不
滯而有美音風度其音繞於鍾山之下如龍吟於萬壑之水
也使子晉聞之必將停其鳳管而不鳴師襄聞之必將掩其

瑤琴而不鼓皆讓韓公之笛而不敢與之偕也笛音之妙如此若餘韵渡江而去嫋嫋不絕遠達天涯入於無聲而後已也

赦後遇恩不霑

天作雲與雷沛然德澤開東風日本至白雉越裳來獨集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

賦也雲雷德澤言君恩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曰本東方國也東風長養萬物者也漢武帝時月支國使者來曰臣國去此三萬餘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當知中國有好道之君史記賈誼洛陽人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召見文帝受釐宣室因論鬼神事帝曰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

○自赦後遇恩不霑言天作雲雷以沛德澤朝廷赦過宥罪
以施大恩則東風自日本面至長養萬物欣然皆春也白雉
自趙橐而來遠夷賓服而呈獻方物也聖朝德澤之覃敷無
遠弗届何獨棄賈誼於長沙已經三年之父不聞名命而許
其回朝乎又不知何時受釐於宣室夜半前席而問賈生以
鬼神之事也此自以賈誼自喻誼出外而蒙宣室之召白被
逐而不蒙赦後之恩才雖無愧而情則哀矣

白田馬上聞鶯

黃鸝啄紫椹五月鳴桑枝我行不記日誤作陽春時蚕老客未
歸白田已繅絲驅馬又前去惄心空自悲

賦也白田地名黃鸝鶯也一名倉庚○在白田馬上聞鶯言
五月之時黃鸝啄桑椹而鳴於桑枝之上我行既久不知歲

月之早晚聞此鶯声誤作陽春之候而不知今之為五月矣
斯時也廢事已成白田之鄉已織絲矣而我猶未回家驅馬
悠悠又向前而去撫景感懷徒自捫心而悲傷也○按此詩
意必是白流於夜郎之時在道而作也

三五七言

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樓復驚人相見知何日此
時此夜難為情

賦也風清月明葉落鴉驚皆秋景也○人之詩也不知
所思者為何人耳秋景淒清最為感人若此思人故尤切也
○按此詩辭意淺淡人所易曉予又疑其音節之太輕清而
詞氣之太淺露似白而恐實非白也不敢遽刪去者以衆人
傳誦之孰近似者多故存之以俟知者大抵李白之詩淡而

不厭簡而有文直無徑情淺無鄙俚凡此類者似有可疑雖未遽去之而亦不得不辨也

姪守探

外甥周闢清同書

李詩選註卷十三終